續集九十　共十一

詩經講義 十

詩經講義續集九

外孫男 尹廷琦 謹述

生民之什 生民

巨跡之說原不當理直是公孫卿大人跡之誕妄也陳澔亦以簡狄之吞卵孕契姜嫄之履跡生棄謂皆恠妄不經痛斥鄭註至云削之可也月令高禖註其說明快矣

周禮註鄭玄之言曰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燎則有煙煙者禋也燎者外神之禮也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是也漢書郊祀志云燔燎南郊晉書載紀云以修郊燎是皆禋之謂也惟棫樸詩之廟祭曰薪槱禋也者

煙也今者郊禖之祭卽祀天于郊而配禖也郊禮固是燔
燎而升煙此所云禋也因以黍稷之享是則祀也此之謂
克禋克祀也以洛誥王賓殺禋之文
觀之則廟祭亦禋也
帝者帝嚳也禮記月令云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
嬪御然則祓禖之禮帝嚳親往而姜嫄從御也從往故曰
履履者躡跡而隨後也齊風之履我卽兮是也從往而躡
後於帝嚳之足跡故曰履帝武敏也歆者上帝之顧饗也詳
介者明神之紹介於天而降福也卽所謂以介景福也小
明止者姜嫄之止息處卽高禖前之祓祀處也歆攸介攸
止謂上帝顧歆乃明神之所介福姜嫄之所止息處也祭

天而配以先媒之神故立祠如是也古人禱祀之禮實以
禱于天也而未能直達于天故祭於神而使之導達於上
天以獲所禱也（詳雲漢）
字書云彌弓張滿也遂引此詩之彌月謂取此義然則彌
月者滿十月之期也至若說文訓彌為弛弓則別自一義
后稷之生若同尋常孩兒則豈可神異之曰先生如達乎
盖其初生長大異常可恠之甚也不然則不坼不副無菑
無害亦常事也以赫厥靈亦當時別有赫赫然迥出尋常
之靈跡異瑞如貫月（顓頊之生瑤光貫月）流虹（少昊之生）不然則赫靈二
字不稱當矣梅氏古文商書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伊訓篇）

祀神所以寧神也旣寧也故安享其祀此謂康禋祀也
后稷之生其長大駭人初見其靈跡瞻人所覩可驚可怪
所以疑其不祥而棄之也
以就口食之以字其旨義承連上句而立詞也匍匐之時
便已以岐嶷之形一自能就而口食頓無乳臭此其異常
所以載之於詩也至於藝之荏菽則年齡之稍加矣
有相之道者天助之也謂造物之陰相也其生也不坼副
無菑害則神異而喜之曰上帝之赫靈其禧也實方苞實
發秀則神異而喜之曰造物之陰相此其一樣話頭也以
赫厥靈旣是顯異之靈跡則有相之道非徒虛辭誇美也

乃天降穀而種之也蓋后稷之前未有此等穀種即下篇之來牟秬秠穈芑也后稷修德而天降之也請言之后稷之穡樹藝五穀則黍稷稻粱乃其常種也故四章之荏菽禾麻麥乃凡常固有之穀也今乃別立詞頭曰有相之道而連兩章則此之不言必舉黃茂秬秠穈芑蓋有由也按思文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即上帝之命稷率育遂乃自天而降嘉種殆若雨粟之異此詩四章已有麻麥則帝貽之來麰亦麥也其種自別故異其名即閟宮篇稙穉之麥也故左傳申叔時引思文詩曰詳以事神禮以順時時順物成上下和睦神降之福又漢書劉向傳曰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貽

我舊麰麥也始自天降書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蓋以自
天貽降而稷遂降布故謂之降也其種異於凡常之穀故
曰嘉穀也此詩之誕降嘉種卽一樣語也天降之嘉種稷
遂降布之卽秬秠穈芑也遂乃徧種之而曰恒之也此其
詩人之綴語次序也大抵天有陰相之道而降嘉種故茀
治豐草而種之者后稷之新受天降遂乃除草而試之於
家穡也故曰后稷之穡曰卽有邰家室也其曰黃茂者不
一一指的穀名而總言之也只指其新苗之黃綠茂密而
稱之也黃茂之自方芑而至穎栗則眞驗其嘉種也遂乃
降布于民則列言其種而曰秬秠穈芑也是卽家穡之曾

所黃茂者也家穡之時茀草而種之則是直試之於田塍
之餘地也旣降種于民則種之於井田而是穫是畝也及
至後世亦有天降穀種之瑞漢宣帝元康四年嘉穀玄稷
降于郡國（玄稷黑黍）蘇軾文曰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
后稷之時天降嘉穀又何足怪乎魯頌曰降之百福黍稷
重穋稙穉菽麥此其紀實也（此言肇祀以明受封始祀由其農殖嘉穀之功也）
方者穀粒之房謂函含其氣於房也周頌實函斯活之函
卽房也氣函而房然後乃活而生旣生則苞苞者始生而
蘘苞也種者立種也蘘苞故耘而立其種長其兄而去其
弟是謂種也褎笑猶苗長而欣茂也旣立種而又耔（壅苗本）

則托根固而苗色欣起是謂之褎褎而枝葉故曰發發者揚起也枝葉發揚則華故曰秀秀者禾吐華也於是乎粒則堅者充實也好者碩大也穎成熟而垂末也栗者實之繁密而綴也周頌曰積之栗栗爾雅栗栗註為衆聚而綴

七章所言乃農畢而冬祭卽其受邰封而犛祀也按月令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日月星辰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后稷之祭蓋是祭也勞農休息則舊歲之事也以祈來年故曰興嗣也臘先祖五祀則冬之五祀卽月令之其祀行也蔡邕曰行者祀之於行也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然

則軷盖封土之名也周禮夏官大馭掌王輅以祀及祀軷
註山行曰軷盖封土象山以車轢之而去示無險難也然
則軷以車轢而名之取其山行之義也大抵軷是冬祭而
息農者也后稷肇祀不當天子之禮故祈來年之祭不于
天宗因於五祀之軷祭旣勞農而兼祈年之禮也旣曰祭
脂更言以軷則軷與祭脂對擧立文也自舂揄至蕭脂則
爲祭祖廟也燔烈則以軷言也以興嗣歲屬於軷祭也浮
烰通爾雅曰烰烰烝也註云氣出盛也
卒章乃周之王禮祀稷于郊而配天之禮也卬者今王之
自謂也以迄于今者後王主祀之今日也配祭故並言上

帝后稷也祭天之禮器用陶匏故用瓦登而曰于登也香與臭自別香者黍稷苾芬之氣也臭者禮記所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臭陰達於淵泉也郊特牲所以求神於陰此用於廟祭至若祭天則不用鬯臭也黍稷之香一尊而薦之則其香始升矣何用鬯臭之信得其時乎此之謂胡臭亶時也祭之義必貴以時謂薦物適時宜也

庶無罪悔者后稷之自言也以迄于今者今王享祀而奉守稷祖之恭恪也孔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出表記

大抵后稷之祀專為農事而興嗣所以易富也恪謹小心

其臨祭而常戒曰庶無罪悔此其辭之恭也所顧只在於
農之與嗣此其欲之儉也以迄于今則祿及子孫也

行葦

此臨祭而行射禮之詩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
澤而后射於射宮卽學宮射也必先行燕禮所以首二章所
言乃其將射而燕也是燕也專為選射擇士則所重在於
臨祭之射惟其燕禮則只是先射而叙恩意不同於他燕
之專主而行禮故其禮簡便不為盛備所以笙瑟鍾磬之
始置只是或歌或咢也爾雅徒擊鼓曰咢
苞者始而叢苞也曹風之苞稂苞蕭生民之實方實苞體者體質而莖也莖

而乃葉也

其曰兄弟非但同姓也禮凡言昆弟者伯仲同行者也凡言兄弟者同姓曰兄弟異姓曰外兄弟婚姻之黨曰昏因兄弟不拘祖孫叔姪皆稱兄弟今曰兄弟亦無論同異姓混稱之以示慇懃之情也

旣燕也故三章所言乃其射也射以觀德中多者居上則謂之序賢也盤庚之誥曰無侮老成人序賓以不侮者年高者居上也此盖始旣上賢旋又上齒不以藝而侮長也是射也爲祭而射射中者得與於祭故必以主祭之稱而曰曾孫也酌斗祈耉卽賓筵詩之發彼有的以祈爾爵也我之求

中欲爾受養也酒者所以養老也射義曰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詳補義賓之初筵今焉酌以大斗求我之中以祈黃耇之受養祈求也蓋讓意也黃耇者老成之人攝以威儀於祭祀之時也詳既醉既射而祭祭而受福故曰以介景福也引導其前後翼輔其左右則攝以威儀祭之善始善終所以神享其祀壽考而祺之景福而給介降之也介福見小明蔡邕石經酌以大盟以祈黃耇今文盟作斗蓋以斗之有柄也蜀之酒魁即詩所謂酌以大斗之遺制象北斗有魁柄也許慎說文曰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盖以酒器之四面形方者象斗魁四星而其柄象斗星之柄所以

名斗也戰國策趙王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進歠索隱云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枓尾即斗之柄禮喪大記註枓酌水器形如北斗有柄若以酌斗祈耉為乞言則旨義有所不通也大斗之酌射筵之酒也此射即臨祭之射則大禮也所重自別矣其云序賓者臨祭擇士也乞言亦大禮不可苟且兼行於射禮之終也天子乞言則別自專設燕禮先以笙瑟次以管幣始乃乞言行酒而琴瑟交作見鹿鳴今此之燕只是或歌或咢非乞言之禮數也以介景福乃祭之受福不當於乞言之終也至若項羽之斗巵酒淳于髡之飮一斗醉一石亦醉王績之三升酒揚惲之斗酒自勞蘇軾賦之我有斗酒藏之久矣皆以器量多寡而言之与此異

旣醉

賢者非為徒哺歠也主人之禮意備摯所以賢者之旣醉

飽也按坊記孔子云敬則用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皆祭器用之賓客食禮

親饋敬客也則客祭祭其饌敬主也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

苟無禮雖美不食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

民猶爭利而忘義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此蓋食禮也禮賓有三燕禮饗禮

食禮食禮有飯有殽設酒其禮以飯為主王制註其食則以禮

為主故醉飽而謂之以德德者敬禮也此其祭畢而行食

禮故因以祭祀受福而言神介之福也

爾殽既將則食禮之設酒有殽也

昭明者所以事神也祭之義以明為主謂齊潔其慮而清

明其躬也中庸曰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左傳曰苟有明信

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故洛誥之寧鬯卣則曰明禋湯之禱祈則謂之蠲體出張衡思玄蠲卽明也出爾雅楚茨信南山皆云祀事孔明明之於祭祀爲第一義也明德惟馨然後天降之福故神遂紹介爾昭明之德於天使之降福也昭明之盛而爲融融之著而爲高朗則祀事孔明而令終煥乎有光矣

祭統曰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可以觀政矣已上並祭統文今此祭之始而朋友攝儀及其祭畢而行食禮是其餕餘而祭之終也敬以盡禮醉飽以德卽善終如初此之謂令終有俶也此所以明

之至而為朗神介之而福降故公尸之告以嘏辭也
集傳曰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盖因其舊然以楚茨之皇
尸載起觀之則亦未嘗因舊也盖祭文武以下之廟及太
王王季追王之廟則廟用王號所以稱皇尸也先公之廟
則稱公尸也此盖祭先公而受福故曰公尸嘉告也
臣之於君也親愛之輔助之有朋友之道故假樂詩亦云
朋友孔子曰文王有四友然則朋友實指羣臣也臣之助
祭於君不忘乎威儀之撿攝攝也者補闕拾遺不憚犯顏
也雖由此得罪喪其爵祿失其寵光有不顧也孔子曰輕
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人雖曰不

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緇衣篇攝儀在於君
子有孝子之上則此以祭儀而言也補義以為宴而醉飽
之時恐未及照檢也
君子之奉祀既孝而又有孝子其孝之以世類也錫者神
介以錫之也永錫爾類則祿及後孫也世世類之證國語叔
向之言已詳矣見講義世類之義不待辨之多說其類維何
之下而承以永錫祚胤因以轉連其意曰從以孫子此非
世類乎詩之本文已昭昭自證之矣
不匱者誠孝之不已也坊記以孝子不匱作諫而不倦勞
而不怨之意陳澔註曰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家語以孝

子不匱作事親不息之意（並孔子云）○左傳潁考叔事之引此詩漢馬融忠經之引此詩（見講義）並以為君子之孝其親施及於人則實以永錫爾類為同類也此乃斷章取義也胤者承續也（說文云從幺象重累也）堯典曰胤子朱胤是承續故因加子字而曰胤子也洛誥曰予乃胤保此皆以胤為承續也胤非子孫之義也僕從也集傳之云附即此義也蓋祚胤者福祚之累世承續也此以祝其福之長遠也卒章而乃祝子孫也（七章只言祿與景命誠以胤是祚之承續也配匹正然後後祿昌故先言女士也）

鳧鷖

鳧鷖水鳥之小者也祭禮孫為王父尸則於祭者子行也

父北面而事之(出祭統)然則尸是童小也尊以神道貴其清潔故取此鳧鷖以其小而清潔也首章則總言之故曰在涇涇是總稱以水名也福祿之來亦是合下諸章而總言之故謂之成成是合同而總全之義也二章以下分排言之始而在沙則近水而鳧鷖之得其依空即公尸之始來于廟之庭此其空來處也渚者水中小洲而為水中可居之處自沙而渚即公尸之自庭而堂是其依處之所也(郊特牲云坐尸於堂)鳧鷖之自沙入渚必飛而下集故福祿如之而來下也潨者小水入大水之名也童小而入來尸坐(即堂也)其義相似而尸位遂尊所以謂來宗也所宗而尊之者即宗

廟之內故曰旣燕于宗也尸旣來宗則君遂執瓚以祼而
公尸嘉告之時則神所降福之處（旱麓篇云瑟瓚黃流福祿攸降）故曰福
祿攸降也小水來合大水則水之會而積高福祿如之而
積高所以謂來崇也於宗而疊言福祿蓋攸降之處而積
崇也（旱麓先言福祿攸降次言以介景福今此疊言是一例）誠以宗之尸位卽公尸
之嘉告錫福處也自潨而遂當水門之亹則水門開豁水
鳥之飛翔快闊和樂處也蓋公尸之自庭而堂方以祭儀
而來以之于宗則尊爲尸位也維以肅敬及至燕席始乃
飲食和樂（堂之處以後則四章五章公尸之來卽一處而分排節次故曰宗曰止而各異時義卽）凫
鷖快樂之亹所以來而止息遂乃熏熏酒亦取其和暢之

義而謂之欣欣也欣健陵御問曰以燔炙芬芬例之則欣欣是酒之氣味和暢非以人心之樂而言也鳧鷖之自沙而渚而潨而亹有若鴻漸之于干于磐于逵經歷幾層始得快樂故曰無有後艱也尸之來宗既降福祿至此而和樂則福祿之無後艱也卒章而不言福祿者以燕飲之席不同於來宜來處來宗時之祭儀也且其曰無後艱即以福祿而言也

二章之公尸燕飲者始而朝踐饋食主人酳尸尸飲之者也三章之公尸燕飲者君洗玉爵獻卿之後主婦酳尸尸飲之者也四章之公尸燕飲者賓長獻尸尸飲之者也此是既至堂之攸處遂尊為宗位來宗而于宗則只飲賓長之獻

而己所主敬謹而象神故不言酒殽以其非飲食之時也然則二章三章之時亦皆以祭儀而來則其言酒殽亦可知未嘗任情飲食只是備設為燕飲之儀也卒章之公尸燕飲者九獻禮畢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之者也於是乎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而獻酬交錯（已上飲獻節次見祭統）至此而燕席卽公尸之來止處也遂乃飲食燕樂來止熏熏者公尸之燕樂而和悅之發見也旨酒欣欣者方其飲而酒氣之和暢流動也燔炙芬芬者方其喰食而芳臭游騰也莫非嗜悅飲食而旣醉且飽之詞意也（酳獻方行於尸位來宗之時則二章三章之尸飲實在來宗之坐特以層次而分排各章非於來宗在庭之時亦飲酳也）

沙而渚而潨之時皆以祭儀則雖非燕席然而今日之繹
實為燕樂而行則其來亦為燕席而來故曰來燕也其飲
酳獻之爵亦為今日燕禮也故曰燕飲也至於亹則燕席
也俄者自沙來空而渚來處而潨來宗自庭而堂而宗之公尸皆以赴向燕
席而來則是以燕席為終止之所所以卒章不曰來燕而
曰來止止者終止也於此而止息燕樂也
四章既曰來燕燕飲又疊以既燕盖以來宗卽堂位之尸
坐也今日之繹燕以于宗為主則來宗而在庭時之曰燕
飲未嘗於庭而酳尸也特以分排節次而言之其實則在
堂之尸位而酳飲也來處時之曰燕飲卽是在堂之尸位

而酳飲者也然則來空來處時之飲皆於于宗之尸位也
來宗之時而又飲賓長之獻所以疊言燕也來空來處來
宗之飲皆於宗之位而其飲實為燕飲之始則燕飲之禮
蓋已成於于宗之時所以謂既燕而歸其主於宗也其次
則疊之燕席雖分層次其實則因於于宗之堂位而止息
燕飲所以卒章之云來止也只曰來止而不曰來燕者以
燕禮之既成於于宗也
大抵潨是合水處宗是繹祭處則鳧鷖之在沙在渚之水
惟以潨為主而方且向來於合水處遂此合聚也公尸之
來空庭廟之來處自庭而堂惟以宗為主於堂而尊之為宗而方且向來

於繹祭處遂乃合並二章三章之酳而燕飲也尸來而于宗之前都

無酳尸之禮二章三章之尸飲特以層次而分排之其實皆於于宗之坐而飲也于宗之尸飲是

燕禮之既成則全篇之內四章為主也在潀來宗若其燕席之

和樂則在於卒章也

沙渚潀亹皆在涇水則首章之總言以涇即公尸之總言

以廟也庭與堂皆在廟內

水門之亹誠以鳧鷖之在合水處者終焉歸去則必由水

門矣公尸之在宗廟位者終乃燕飲而歸去則必由廟門

矣水門譬之公尸則廟門也

假樂

假嘉通中庸作嘉樂爾雅曰假嘉也大學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引小雅南山有臺之詩而以與民同好惡爲樂只之義也詳而洞然則嘉者善也善其臣鄰曰嘉同民好惡曰樂只此其空民空人之德爲嘉樂君子也首章以空民空人總括全篇而言嘉樂之義其下而叙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無非善其臣鄰也其曰無怨無惡曰燕及皆是善之之意丗所謂嘉也民之攸塈則與民同樂也此所以嘉樂二字冠冕一編而空民空人四字爲標題也

中庸引此詩首章而云大德者必受命漢書刑法志所言

同一義也漢書之言見補義

天所降曰祿人受之而享者曰福承首章受天命之義而曰干祿百福則福祿卽子孫之蕃衍也子孫千億宜君宜王旣頌其受天之後祿也因以不愆不忘而勉其受祿之德也蓋以子孫蕃衍之祿由於宜民人而受天命矣宜民人之本由於其德之不愆忘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其總言宜民人之道而下兩章列叙之

忘者遺也失也鄭風之德音不忘周頌之繼序思不忘皆此意也不愆者無過忒也不忘者無遺失也孟子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過字

實含得德忘二字之註脚也此其以忘為遺失之語致也
遺失亦過也
怨者人怨之也惡者人惡之也威儀之抑抑則人皆瞻望
其言動而悅服無有怨之者矣德音之秩秩則人皆欽誦
其聞望而愛戴無有惡之者矣此與周頌之在彼無惡在
此無斁振鷺篇文例相同也
君之於臣有配匹之義兔罝之公侯好仇仇通逑是亦其義
兼有朋友輔助之義既醉之朋友攸攝是也然則羣匹者
當時身任柱石與君配體之宿德大臣若周召閎散之流
也朋友者其下之百辟卿士也百辟猶書所云羣后元老大臣則以

德而師保之成王之所當率循而體行之此之謂率由也百辟卿士則交際之親近也成王之所當親愛而惠安之此之謂燕及也抑詩亦云惠于朋友率由舊章率由羣匹其率循遵行之義所皆然矣豈可率由羣匹上下興釋而獨以為任用天下之賢乎輔慶源之說恐未允也

健陵御問以為循用羣匹言循用其謀猷也

家語曰堯舜求賢以自輔賢者百福之宗也作善故降之百祥此所以率由羣匹則受福無疆也無疆之福卽上章之子孫空君王文理相照也遵用賢聖之謨以輔其政卽所以綱紀一世之道故棫樸言文王作人而成王用以輔德追琢

金王則綱紀四方矣卷阿言有馮有翼而君子用以引翼
令聞令望則四方為綱矣此所以率由羣匹則四方之綱
也
卒章則專以綱紀也不解二字實為綱紀而立文解者散
緩也人君綱紀以馭下百度畢張則百辟卿士之媚于天
子媚者順也各自率職而奉上若網之在綱責勵之振舉之不
敢縱弛其所居之位此其不解于位也解之為脫失又別
自一義左傳引此詩者凡三皆以不解于位為不失其位
之義見補義又唐太宗時廿一年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
致政於皇太子上手詔曰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

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枉也可見古人皆以解位
爲脫失也然終非此詩之本旨當是斷章取義也若以不
解于位爲不失其位則民之攸墍四字說不當矣
此詩全編皆勉今王故序曰假樂嘉成王也此非頌祝子
孫也二章之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雖指子孫而
言實則頌成王之福能致子孫若是也因承之以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以勉今王也自此以下至卒章文從字順一
氣呵成皆屬今王也舊註以第三章以下爲頌祝今王則
以二章末二句之不愆不忘屬於後王也蓋不愆不忘是
陳勉之辭則陳勉者今王也古今天下寧有陳勉來世後

王之理乎空君空王之下承以不愆不忘誠以子孫蓄行
之福專由不愆忘而率舊章以修其德而受天命也此其
勉今王以受福之本也何處做出後王乎且全篇都為今
王頌祝之陳勉之矣必曰三章以下乎

篤公劉

篤者即梅氏古文武成云公劉克篤前烈也謂復修后稷
之業而篤厚之也匪居匪康迺埸迺疆即其紀實也
孟子釋此章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
方啓行遂謂與百姓同貨之義梁惠王下編蓋公劉之避桀居
豳雖將離去之本土猶不棄遺其民不敢寧居必盡力乎

疆場治其井田之界致實乎倉積雖我去之後必使居者安業而為富足之計始乃裹糧啓行此則仁人之心惟以安民與百姓同貨我雖去而厚其積也桀虐日肆民不堪其惡公劉之徙非一毫為己圖利直以為民避害也民之避虐而願從者則裹餱糧而同其食其止居者則厚倉積而使無飢居者行者一視同惠惟務安輯而和悅其非仁德之光顯乎此之謂思輯用光也

宣之為居之徧非居室也初來豳土先為止留之居也隨行繁庶之民即旅瑣流離之類所以順而安接之宣而止居之也途道跋涉之餘新來而為先相其平曠之原止留

繁庶之民而順宣之也永歎者舊日事也民困桀虐憂苦
號歎今而至豳已免跋涉之勞得平原而止留旣而順宣
無復舊日之暴虐所以無復永歎也魏風碩鼠篇曰逝將
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民之避虐離去其情
斯同也今避虐而離舊土恐無懷舊之理也陟巘相邑居
之基也降而在原以其止留處也止留故復降而在也
鞞琫之刀郎諸侯之服飾也白虎通曰天子太子元士也
故衣士服遂引小雅韎韐有艴(詩經作有奭奭艴同)之句而曰世子
始行也(又云天子子亦稱世子)然則韎韐是士服而瞻彼洛矣第二
章之鞞琫有珌同是士服之飾也公劉之奔竄流離不能

寧居已自不窋以後雖失后稷之官未嘗並失邰封之號則侯

爵自在故行則有干戈戚揚之儀居則有侯伯衣服之度

也乃是小國之侯不同大國之公爵其服飾定視王朝之

士服所以佩鞞琫之刀也此非上下山原之時佩之也復

降而在原則止留時也止留之時而爲此君侯之儀飾也

所佩旣鞞琫之刀則衣裳亦當稱是而侯服矣何當於陟

降之時乎

新來之初未嘗居室必先爲廬次而容接古公之陶窰土

室衛侯之廬漕皆一例也于胥之原則姑且止留而已旣

得京師之野則於野而非爲奠居姑先草草廬次以處其

衆所以謂于時處處也新來之衆未有家室皆是羇旅章

之止旅乃密則集傳以為止居之衆此獨曰賓旅此恐矛盾矣所以謂廬旅也言言語語

者依隩奠基見卒章之前無容事乎室宅之役姑且優閒也

于京斯依者公居也未營宮館先為留處之所則儀容草

創姑且小構蕞爾依在京丘也君居據高所以依京也民

衆庶繁故廬旅則于野之寛廣也君居則依京將以于是

營宮館也卒章云于豳斯館造曹執牢酌匏皆是新來草創之氣

象在行跋涉在原止留之時君乎牧乎威儀草草今焉依

京而既搆公居遂乃几筵設燕而威儀濟蹌此是新定邑

居而燕飲臣庶也至是而君民之等威分明而君之宗之

也

五章乃相地之空而疆理井田營度民廬之居基也單者一里每家所出之軍丁也每家單一故謂之單也方且疆理田制營立宮館所以發出軍單也按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陳澔註云二十五家為里單盡也當祭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蓋每家一人也（單出與畢作對舉為文則畢者盡也單者單出一人也不當云盡也）為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都邑曰國）皆行無留家者由此言之則一里所出之軍謂之單而一國所出之軍謂之畢也古者役民以軍皆用井田之賦法（兵出於田賦左傳曰悉索敝賦）二十五家為里即

井田之計家也三單之軍即三里之人為七十五人也此其每日所用之數也觀於夾澗而即芮鞫則隨來之民若是繁衆乃其供役止於此數蓋公役原有皂隷徒御之衆其用民丁不過三單且每日而用七十五人過於此數則重煩民力可見公劉儉約之政節用而愛民所以表出而載之詩也

度其隰原則疆理畇田之事也屬於徹田而成文度其夕陽則居室向背之事也屬於豳居而成文不可謂度山西而廣田也豳是西土則山西為向明故今營民居必度夕陽也

于豳斯館則營公宮也方且營造公館營築民室所以涉渭而取礪鍛也

涉雖徒足以涉之名亦是濟川之通稱易之云利涉大川者許多是豈徒涉之義乎渙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乘木者舟也然則舟渡亦云涉也方涉渭而為截流之舟此謂涉渭為亂也礪鍛有土産之空所以涉渭而取之至若亂舟則只一來往通濟之小舟也豳之土亦豈無造成一小舟之木至於徒足涉渭取材於渭外然後始為亂舟乎者然則公宮民室之役載運木材寔先大事也胡此之不少概及只取礪鍛乎且渭是大川不可無舟而徒涉也涉

渭爲亂者以涉渭之計而爲亂舟也

止基迺理恐非疆理田野也前旣度隰原而徹田則夫旣疆理田畝矣又胡於取厲取鍛經營止基之時中間突入爲此理田乎止基者止居之基也理者治居室也民居必隩（詳見下）野則只於春夏出而農作非奠居之處也前者京師之野而廬旅只爲暫時容接姑且廬次也今焉皇澗過澗卽己度之山西夕陽而隩涯可居處此之謂止基而於斯營治居室此之謂止基迺理也爰衆爰有（有者多也）夾澗遡澗則前者草草廬次之旅今乃有踐家室而止居稠密也古者民居必隩隩者涯內近水處（墺隩同）說文曰隩四方上

可居蓋涯岸之內則四方高上而其中迴抱可以居之也

堯典曰厥民隩平野四曠則只於春夏農作而曰析曰因秋而平夷之地而曰夷皆非民居之所冬而入處於隩用備風寒禹貢曰四隩既宅舜之嬀汭古公之邑岐必率滸胥宇皆是也今者夾澗遡澗則是遵涯內連接其居遂乃芮鞫之即鞫是水外則水外即涯內此其民居必隩之義

洞酌

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雅有洞酌昭忠信也隱三年明者事神之本也詳既醉信者孚也交神之誠也易凡祭祀之占皆取有孚比觀損萃之類然則明信者實指

豈弟而言也豈弟即愷悌愷者和也悌者恭也聖人之事
神以恭則其祭惟以豈弟詳旱麓故文王之祭瑟瓚黃流必
稱豈弟君子而曰福祿攸降此可驗也豈弟則有其明信
今以豈弟君子而享祭則雖行潦可以餴饎而薦之也祭
蓋以豈弟之明信為主不嫌物薄也祭之道所以治天下
之本也故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或問
禘之說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
其掌今酌潦餴饎既以豈弟之明信則以此豈弟可以治
天下也以之治天下豈之和順而教民弟之謙恭而下民
則民皆化而愛戴之敬而有父之尊懷而有母之親此之

謂民之父母專由祭以豈弟也豈弟者事神治人之本也溉者釜鬵之謂也檜風曰溉之釜鬵是也饎是酒食爾雅云故首章総言之二章之濯罍為其酌酒也卒章之濯溉釜鬵為其烝炊食也

孔子曰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出表記陳澔曰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此必先明豈弟之義詩旨可解也豈者和也弟者恭也君之臨民惟和與恭周書言文王之德曰徽柔懿恭懷保小民又曰咸和萬民是也以和順之德而

導迪之此謂凱以強教也強者勉強不息也勤勉以教之
則強教也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無異面命耳提則教民之道惟以和順也以恭謙
之德而懷綏之此謂弟以說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云威莊
而安者以其為上而強教則父道之尊嚴故臨之以威莊
而由其有悌恭之說安所以安也其云孝慈而敬者強教
說安則有禮而親故民皆知孝其親慈其子敬其兄長自
然親愛其上也強教之故民皆敬戴如父之尊說安之故
民皆懷依如母之親也夫子言豈弟之義若是詳明而後
竟堙晦謂之以樂易豈不異哉
大學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言絜矩之道而所引即小雅南山有臺之詩也與洞酌之民之父母旨義迥別盖以豈弟君子樂只君子之各異也豈弟之爲民父母則是和恭也故義主於強教說安若父母之教迪懷安也樂只止是樂易則義取與民同好惡若父母之於子無不樂易而同其好惡也所以表記大學其論民之父母燕越相遠也豈弟樂只之義不其判然可辨乎

卷阿

南者生育之鄉而治安之風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見卷首國風說)飄風自南則王之來歌即治安之風而其聲爲

南音也南說以矣其音者矣其南音也孔子曰夫先王制
音也奏中聲流入於南不歸於北成王之游歌矣音此亦
南風詩之遺音而得先王中和之聲者也所歌是先王中
和之聲而此下陳勉是聖人性命之原惟豈弟君子和順
謙恭之德可以當之故自首章至六章稱豈弟君子也
伴奐判渙相通周頌之繼猶判渙是也字書曰伴奐縱弛
意蓋伴即判奐即渙而判者分也渙者散也則分散是縱
弛也縱弛轉為優游優游轉為休逸則惰怠壞墮之漸也
成王之時第一當戒者此也此蓋因王之來游而首言當
戒之要也

此詩蓋以成王之歌因南風而失音得中和之感故名公
賡其歌而作詩以戒成王也其曰彌性何也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易曰各正
性命保合大和中和之本即天命之性也成王所失南風之音即
中和之感故因推中和之本而上達於天命之性也成王
之時所當戒者一念或弛百度俱解也曰伴奐曰優游是
也當務之先惟在張而振之使勿弛散也蓋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則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捨
此莫可然則人君政教之本即率性一事也凡厥發政施
教必欲欽固其伴奐縱弛之漸而振張之惟在勿失其懿

德之性以建中和之極而彌之也彌者弓張也衆務畢舉百度咸修執其中和而由於德性若弓之抗張不使解弛此之謂彌性也與彌綸彌縫皆一體詞義也其曰爾性者性受之天而人人所固有故勉王以爾性也

名公之戒成王必空以耳目所逮親切以告勉之若以先公為先君則是古公已上也大雅之文王諸篇周書之洛誥無逸諸篇凡係勸勉新辟一則曰文王二則曰文王今忽胡乃捨文王而遽稱遙遙華冑之先公乎且先公者所指者何君乎其以文王武王謂先公亦斷無是理矣蓋先公者周公也已死之臣謂之先正梅氏古文商書曰先正保衡周公已

没所以稱先公也周公之於成王以親則叔父也以位則冢宰也其平昔輔導朝夕誘掖言猶在耳周公召公嘗所左右夾贊前導而後扶也今於周公旣没而萬事滄桑百度判渙則召公之進勉冲王空手稱先公也爾雅訓酋爲終郭註引此詩曰嗣先公爾酋矣然則似先公之似卽嗣之通用而酋矣之上本有爾字也周公蓋已循蹈性命建其中和綱紀振張今欲求彌性定嗣周公之事而爾克成就終之也成就終之是謂酋也當依古本讀作爾酋矣與下章之爾主矣爾康矣同一文例也

土宇者境土也境內字內曰此連上文而爲義也先公之德本

之性命則境土之內旣已大明其德昄之爲大見爾雅而化之入
人者孔厚矣誠宜罔或弛失益勉彌性也聖人事神以恭
故豈弟之恭爲祭祀之本見旱麓洞酌豈弟而彌性則戒愼乎
不睹恐懼乎不聞中庸之率性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惟盡誠敬
以事神所以主百神也此章卽言其嗣曾先公者也
受命之長則旣受者也召誥所云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
天所降曰祿茀祿者旣受之命所錫也旣受命長矣則當
安享其祿也茀祿爾康者申勉之辭也召誥所云王其德
之用祈天永命也神錫之福曰嘏彌性而主百神故神遂
嘏之也彌性而盡事神之誠常常不弛則純嘏可常也

彌性之要專係修德修德在於得賢以輔故五章以下主
意皆以得賢也馮者前後依之也翼者左右輔之也導其
前後則引之者也相其左右則翼之者也卽前疑後丞左
輔右弼之位也有可馮翼皆是孝德之人相與引之翼之
賈誼所云左右前後皆正人也論語子曰書曰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蓋以孝者百行之源人君治天下必
以孝悌則輔導君德必資孝德之人也
廣韻云顒仰也顒顒卬卬卬通仰以羣下之觀瞻而言也易
曰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卽此義也故下句遂云令聞令
望也如圭如璋四方爲綱卽棫樸之金玉其相綱紀四方

蓋以君子比德於王也孝德引翼輔養君德至於四方咸
歸於則傚若網之在綱則綱紀於斯彌張此為彌性之治
也為綱二字所以結己上彌性之義 圭璋質也聞望名譽也
肅肅鶬羽未必有鶬羽之來集也交交黃鳥未必有黃鳥
之來鳴也只是託意而取興奚獨鳳凰必云來儀遂以此
詩為紀實之賦事不看以託興耶然則此不過西漢神爵
鶻鳥之獻賀以媚悅其君奚足為聖賢陳勉冲辟之道乎
鳴鳥不聞之文明載君奭則此鳳果何時來耶誠以鳳凰
之夫覩若賢人之儀庭故取以設喻也
翽羽言其羽儀之美也亦集爰止以喻賢臣之旣集王庭

也所以藹藹吉士維君子使也士者卿士也旣曰吉士則
在庭之王臣也媚者順也媚于天子則親順其君而盡誠
供職也假樂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即此也
鳳不來儀則亦翺去而傅天以喩賢人非君之禮招則終
然高蹈遐擧矣此指在野之賢人也旣非在庭之吉士故謂
之吉人也維君子命謂明君之命招也君之命招而用之
則材可以澤民此其媚于庶人也媚于庶人則順民心而
仁惠之也在野之賢則疎遠也故不曰媚于天子○皐陶
謨備言九德之目而曰彰厥有常吉哉立政亦曰庶常吉
士然則吉士者九德咸事之俊乂也吉人亦九德之人也

九章則承上章而言在野賢人也高岡遠也鳳凰鳴於高岡則賢人之高蹈山林鳴其聲聞也朝陽以喻明廷梧桐生於朝陽則賢士之生此王國而列于明廷也維君子命而招來則高蹈山林之賢將慕德而登于明廷是卽翽天鳴岡之鳳亦覽德而降于朝陽梧桐矣梧桐旣是鳳棲之樹則菶菶萋萋者鳳凰來降而其樹茂盛也朝陽梧桐旣喻明廷之賢士則梧桐菶萋而盡達其地力其猶賢人藹蔚而竭輸其忠力也高岡之鳳旣來朝陽之桐旣萋則雝雝喈喈者羣鳳之和鳴也其猶山林之賢旣來爲明廷之藹蔚則庶民和協歌頌有聲也誠以岡鳳儀廷則吉人之

媚于庶人故庶民和協有似羣鳳之雝喈也爾雅曰藹藹
萋萋臣盡力也註云梧桐茂賢才衆地極化臣竭忠噰噰喈喈民協服也註云
鳳凰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此空玩究也
高岡之鳳來儀山林之賢招致則在朝而有菶萋之美在
野而有雝喈之和矣然則招延賢才豈非人君之先務哉
車馬是招賢之具也逸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衛詩曰
孑孑干旄良馬四之君子既有車馬可以招延矣
遂者繼也成就也召公之陳此詩其全篇主意自初至終
盖以廣彌性之義而勉之惟是成就王中和之感而繼王
南風之歌音也

民勞

古人諷諫之體不指斥王躬借託同僚相戒之辭以刺之板抑皆是也（抑則託言自戒以刺之）讀詩者空知此義此詩亦然矣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懲一勵百也詭者詐譎也隨者甘說而交感也小人之相締也易隨卦之隨求咸卦之股隨皆取象於小人也詭譎而連謀隨感而締黨小人爲慝爲姦之本而惡之魁也旣除此則餘皆自戢故每章以無縱詭隨而曰以謹也罔極者小人之反覆無常也（見小雅青蠅）一節淡一節至卒章而曰繾綣蓋繾綣是朋糾類結者則亦近於詭隨爲患寂淡也（全篇詳講義補義）

王者王成之也玉之雕琢無玷瑕方爲成器王用王女謂王今欲王成女也汝之失刑則小人內締冠戎外肆而不知禁過皆汝之咎也將安由王成哉所以大諫汝也雖託辭於戒責僚友其實則謂以方欲王成君德而用諫也

板

板板爾雅作版版僻也孔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淫則民不惑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緇衣詳看孔子引詩之言則上帝之命邪僻故斯人之好惡無常疑貳邪僻則民遂惑矣而王之所惡者君子所好者小人民安得不受病乎所以卒癉也此

詩蓋借同僚之辭以刺王也
大抵世之喪亂莫非天命之使然故古人之昭事對越敬
天畏天凡有咎禍輒歸之天命遂以人事之邪僻指為天
實為之命之使然而曰今此上帝為此板板豈真上帝之
為板板哉人之板板寔由天命時運則是即上帝之為此
板板也此乃詩人立言指的實理也小雅雨無正小旻巧
言等篇無非此例詞義乃舊說云上帝以稱王陳澔云假
上帝而言幽王是豈成說乎
話者善言也周書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春
秋傳文十八魯季文子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知話言謂之

檮杌杜氏註以話為善則話言者善言也抑之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維德之行然則出話者出善言也自以謂出善言而所出之言則不然此其出話不然也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集註曰蹶顚覆之意孟子所引蓋以蹶而取義於喪無日矣也然則朱子之說當以孟子集註為正也

輯者戢斂也亂之由生言語為階故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巧言篇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沔水篇今曰辭之輯辭之懌誠以國之生亂專由小人之興造言

辭也

此篇大意專以民言也上帝之所以板板民癉皆由言語
以致亂故曰出話不然曰辭之輯矣辭之懌矣曰無然謔
謔此當時之急憂也我之所以唇焦口渴即爾而謀專以
斟酌民言也詢于芻蕘即酌民言之道也孔子引詢于芻
蕘為酌民言之道出坊記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挹乎
輿論之可否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所以採輿論必問於
取草取薪之賤者也此詩蓋謂即爾謀之我言即以先民
詢芻蕘之意也爾何不酌民言乎若謂以芻蕘猶詢況同
僚之言空勿以笑此亦一義故荀林父亦兼取同僚之義
謔謔爾雅曰崇讒慝也即小人之戲侮無禮專尚讒慝也

灌灌爾雅作懽懽憂懼無所告訴也今此爾雅曰體柔也
郭註云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後漢書崔駰傳注今此謂佞人足恭善為進退蔑
資當以
御問之無所憑藉為正則莫我敢葵言我之所為莫敢有揆度其失政者徒為今此雅諛也
壎唱篪和則兩相通貫也何人斯云壎篪如貫主璋者諸侯為幣以
朝朝王以圭朝后則執璋所以特達王之貴者不以他物璧之故謂之特見
器禮上下用是以交接也天人之際呼吸影響通貫交接有
如是矣曲禮曰長者與之提攜又曰請益則起請益者再
問未盡之蘊也曰益即請益之謂也壎篪而通貫者更密
近則圭璋之交接也又更親切則親手以持取攜提也既

至如携則無異面命耳提民皆曉知更無餘蘊之可請益
此謂携無曰益此所以牖民孔易也孔易非不難之謂易
也易大傳所謂乾以易知也卽上天之無聲無臭其道簡
易者也曷然哉天之神妙一日一周日月循軌寒暑轉序
不暫停息者至德之健強也萬物資始生生不已者仁無
不愛而至德之性善也品物眙眙範圍不遺者知無不周
而神武之不殺也卽所以啓示下民而降衷性善故民皆
率循性命秉彝好德日用飲食莫不由之寒而衣飢而食愛
其親慈其子是皆不教而然者也因莫不有善善惡惡之
良心此乃天所牖民無異諄諄然命之蓋其恒寂而無言

者簡易也民皆有性善而知其畏天敬天是其牖之於簡
易之中也及其天之視聽自民民之善惡而禍福類應有
若呼吸相通民皆曉然洞知此其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
取如攜處也講義曰取者持也攜者提也天之牖民有如父母攜持嬰兒○一則天之
牖民若是親切矣民今邪僻則天必將怒而渝變是可畏
也而邪僻之世不可立法以取禍也見補義一則天之於人
壎篪圭璋而又若取攜則一動一靜日監在茲爾何不敬
之守卒章遂以畏天敬天之意而結之
七章之義補義備矣价者善也价人者善人也若周公是
也教人以道曰師大師者大德師教者也若太公是也大

邦者異姓之大國也同姓曰宗大宗者同姓之大國也宗

子者宗族也盖大邦大宗則以德而懷之然後邦國乃寧

矣本支百世扞衛王室者卽宗族之爲城也此城旣壞則

王室斯孤斯謂無獨斯畏也

外孫男 尹廷琦 謹述

蕩之什 蕩

爾雅曰版版盪盪僻也蕩蕩卽盪盪也上帝至公至仁一夫豈有偏僻哉豈有疾威哉古人畏天之心世之喪亂動輒歸之天命兢惕戒懼而謂以天實爲之天所降禍故今此邪僻喪亂之咎謂之天命所使遂云蕩蕩而謂邪僻降命之上帝豈眞上帝之蕩蕩邪僻哉乃下民之邪僻致此也所以上帝降此疾怨之威遂乃至仁之上帝今爲疾威之上帝也民之邪僻故因以罰邪僻之命而命之所以上帝

為邪僻降命之上帝而曰蕩蕩上帝也其命為邪僻以降
之命而曰其命多辟也說苑至公編所引雖以蕩蕩為無偏之義既有爾雅所釋則當以爾
雅為正也板蕩同一義致豈可蕩蕩獨為至公無偏乎下民之辟卽板詩所云民之
多辟此亦邪僻之辟不可解辟為君也
天命難諶惟在德之有無只以民之邪僻故其始之眷命
每於其終而改移此其有初鮮終也首章乃一編之總旨
而天命匪諶卽其大綱領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殷商之
興亡也

文王曰咨終是可疑詩三百編皆真切着當無一揑造虛
荒今文王曰咨果是實然之事乎不然則虛荒也誣先也

文王聖人也於周則宗祀配帝之祖也周人之尊崇欽敬
誠莫過此今若以無實之辭任取托詠與山川草木之援
喻一例綴編看作話柄其為輕先而慢聖果何如哉以此
以彼都不近理也詩人之發端立言誠有其由雖未可詳
的意者此是武王伐紂時仰質天命之事也古人臨事必
求之天不能直達於天則先因祖先導達紹介於天而以
質天心若其直達於天則至誠昭格捷於影響有若諄諄
於上而承聆於前故周公之請代命則祝於三王而俟命
宣王之遇災禱天則先曰后稷不克言后稷不能導達於
天而弭災也文王之伐崇曰帝謂文王及其伐崇一遵帝

謂之命(詳皇矣篇)其所帝謂丁寧申複無異慈父之詔子蓋武王之伐紂亦然陳于牧野俟天休命之時卽聖人之一心對越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文王親也上帝尊也必先因文考之神轉禀于帝而文考之神以帝命而昭昭開牖若伐崇之帝謂此卽文王曰咨也若其冥冥之中諄諄若面命乃聖人之心虛靈交接至誠無間而然也所以通神明之道別有昭格之法聽於無聲若文王之承聆帝謂也此實周家受命革殷之事若文王時帝謂之命昭傳至後也今此周人之刺厲王則周之前鑒卽殷紂之世可不以是備述而謂之文王曰咨乎

掊者剋也削也克剋通剋者損削也掊剋者刻削剝剮也
貪叨残虐之意作祝者詛呪也相要以盟於神前也孔氏
曰詛小於盟何人斯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巧言云君子
屢盟亂是用長盖世亂讒勝不根流言惟以詛盟相呪此
之謂侯詛侯呪也靡届者罔有止定之所也 届至也極也 靡究
者罔有究極其端也盖寇攘式内則罿慄之所為也詛呪
靡届則流言之所致也
愆止者爽失其至善之極止也止者終止之極也止於至
善之所也聖人慎德惟在於不愆其止文王之於緝熙敬
止抑之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是也既愆爾止指湎酒號呼

也鬼方者西羌也商頌所云氐羌是也後漢書西羌傳曰武王伐西戎鬼方竹書云王季伐西落鬼戎即此也時者帝命之適時也聖人受命皆以適時也周邦之帝命不時(文王篇)武王之伐紂時也(禮器篇)皆謂帝命之以時也今此小大近喪國將隨亡則天命已傾無復適時之命此非上帝之不以適時也人自絶之也

抑

此蓋衛武公託言自警以刺幽王也故篇中所戒之言多屬於王躬者也

抑抑爾雅訓之爲密而註云審諦也隅者舉一反三之名

也德之內蘊則威儀外著見其外而知其內是即舉一而
反其三隅此之謂德隅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繼云古
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出論語陽貨篇此則愚亦謂之疾也
無競維人見補義周頌烈文篇
曰四國順之曰敷求先王曰用遏蠻方曰萬民靡不承此
可曰一箇侯邦之君自警之語致乎無非戒王也自警而
豈可曰我生靡樂乎亦聿既耄雖是武公之自道亦既抱
子亦可曰自道乎至若謹爾侯度則乃託以武公之自道
也此所以託言自警而其實刺王也
凡言禍害必以泉流曹風之冽彼下泉大東之有冽沈泉

小旻之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蓋詩中之一例此詩之
泉流淪胥亦然矣
夙興夜寐洒埽廷內齊家之事也脩爾車馬以下治國平
天下之事也王政莫先於內脩外攘故未嘗忘弛武備誠
以爲民除冦賊即人君大務而誅暴禁慝是明刑之事也
所以帝命皐陶典刑惟曰蠻夷猾夏冦賊姦宄立政曰其
克詰爾戎兵實繼勿誤庶獄之文康王之誥曰張皇六師
實繼畢協賞罰之文脩武攘夷即所以明刑故民勞篇曰
式遏冦虐憯不畏明亦明刑之謂也此詩之脩戎兵而遏
蠻方即上章克共明刑之義也戎兵者師旅也戎作者冦

戎之作也遏者攘而遠之也戒戎作者已作之憂也戒不

虞者未作之幾微也

易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小雅雨無正小旻小弁巧言及大雅板蕩等篇無非此義蓋以讒訛胥訌譎詭相締以之傾國也此篇所戒專以言語愼爾出話所以示民謹言而導以言行也緇衣篇孔子之言引此句可驗也

圭玷可磨非補過除缺之謂也直謂文飾也蓋白圭之玷（玷者玉病也赤曰瑕黑曰玷玷者點也非缺也點磨可平缺將何磨）猶可磨礱而文飾之斯言之有瑕疵者不可爲文飾而遂其惡也所以導民令無文飾之言也如是看則不可爲之爲字誠有味矣○子曰

言從順於理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非文飾之言行從而言之則
行不可飾也非文飾之行故君子寡言而行訥於言而敏於行以成其
信則民不得大其美所以要譽而小其惡所以飾非詩云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出緇衣其旨義若是深永南
容所以三復也至若捫舌則只戒失言也
無易由言卽賓筵之匪由勿語已詳小弁及賓筵
無言不讎懲惡之事也無德不報勸善之事也民之善惡
發於言語故言之惡者卽為惡者也刑以懲之此其所以
報也斯謂讎也讎與酬同言之善者卽有德者也賞以勸之此
其所以報其德也此卽導民謹言而勸懲之也正百官以

正萬民故惠于朋友朝臣謂之朋友假樂詩曰燕及朋友遂及庶民小子也
小子者幼小也此其恤孤幼也惠于臣鄰惠于庶民者受天祿而永傳故
子孫繩繩假樂曰顯顯令德宜民民之依堅宜人人在位者也○燕及朋友
受祿于天子孫千億同此語致○子曰以德報德德者善也以善
善之道報償其有德者則民有所勸此勸善也以怨報怨怨者怨懟也為惡者也以治怨
懟之刑報償其怨懟者則民有所懲此懲惡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繼之曰以德報怨以仁德而化其惡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以懲
惡之刑用於善德者則刑戮之民也出表記○此與論語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言義相異誠以論語之怨德則以一身之恩怨而
報酬之也表記之德怨則以庶民之善惡而懲勸之也

慎止不愆者以言行而用中于民也大舜之察言執兩用其中之道也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誑善之人其辭游）可言也不可行（過言也）君子弗言也（言不越乎中）可行也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行也（行不越乎中）則民言不危行（言不敢高於行而言之必可行也）而行不危言矣（行不敢高於言而必為可繼之道也）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出緇衣）慎止之為敬止補義備矣愆者過中也慎其終止（即止於至善之所）勿使所言或過於威儀之常行也淑慎不愆則可言不可行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言弗行也桃李相報與童角雙對立文則投桃報李是必然之理有實而信者也以喻不僭不賊也（言之可行不愆爾止）童角是必無之

理無實而不信者也以喻僭賊之言言之不可行旣然爾止徒為虹亂也蓋謂君子出言不僭不賊而好惡不差於公理忌克不及於善人公孫枝之論則其言真正可信可則如投桃報李之不忒也彼小人之言則好惡皆出於偏私故所言僭差於公理忌克每加於君子而其言無非賊害如童角之不近理也趙文子引此詩而云信也淺得本旨矣若謂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則桃李虛而無淺旨此連淑慎爾止為慎言之義此篇大抵以慎言重複也小子卽下文於乎小子之小子○投桃報李童角蓋古之鄙諺故衛風木瓜之詩用投桃報瓊之語而欲其厚報小雅賓筵之詩用童羖之語而戒其匪

言匪申旨與此詩一揆文字也

温温之恭即禮讓之恭行之以和柔者也所以成就仁德

此之謂基也其猶桑木之柔靭玘(見言)方可緡絲而為弓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

此雖有過其不甚矣(陳澔曰恭儉信三者未足以為仁而亦行仁之資)夫恭寡過

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陳澔曰不甚曰鮮皆勉人致力

於此可以由此寡過而進德也)詩云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出表記)

善言曰話言故話言之所行皆德周書曰自一話一言我

則末惟成德之彦是也(已見板篇)

曰哲人曰辟爾為德曰敷求先王曰謹爾侯度曰於乎小

子曰既耄指言不一蓋借自警之詞而諷刺王失反覆言
之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者幽王之荒亂顛覆莫逃於天監之
昭則疾威將降所以靡樂也
謔虐相通衛風善戲謔不為虐之虐即謔之省畫此詩覆
用為虐之虐亦是謔之通用蓋謂我之諄諄皆教誨之言
也爾不以為教反以為謔也即板詩之匪我言耄爾用憂
謔也
舊止者古昔聖王止於至善而欽厥止之道也止者修齊
治平之極致也上既言淑慎爾止則其下所言皆慎止之

義故終乃結之以舊止止字不可忽看也

桑柔

小雅曰荏染柔木君子樹之抑詩以荏染柔木譬恭人之德基則桑之柔木蓋有君子之道也君子道盛下民蔭庇其猶菀彼桑柔其下侯旬也今焉殘賊盡劉卽桑之捋采毗劉而民受其瘼也旬徇相通爾雅云徇徧也劉卽毗劉也爾雅毗劉註云樹木葉缺落蔭疏

塡者苦也字音爲上聲瘨者病也字音爲平聲旨義各異小宛之哀我塡寡者困苦惸寡之謂也不可與瘨同也名旻之孔塡不寧者困苦不安之義也不可訓塡爲久也此

詩之倉兄塡兮亦困苦之義也今訓爲久則舊說之與陳
塵同者未知何據而塡是上聲陳塵則平聲安得爲同乎
以塡同瘨則朱子亦云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以
久以病同塵同瘨俱無所當倉兄塡兮者愴怳困苦也
四牡旗旐者征戰之不息也恐非威儀之飾也周靈王時
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今吾執政無乃
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滑亂也)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以妨王宮王
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飾章也)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
遇傷乎此卽其飾彌章者也其引此詩之四牡旗旐者以
其時之方亂而車馬旌旗之繽紛也所以曰見亂不惕也

其飾彌章實以飾官飾亂章禍而言也恐不可謂旟旐之飾威儀也見飾威儀補義蓋當時國亂層生故師興不已而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也其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蓋以夷狄之禍也蔑資己見講義板詩此蓋言國步之無所資賴也君子之秉心實維無競則宜共留心於得人實欲莫強於天下詳補義烈文篇無競維人今厲階之生實由王用小人也梗者木壅水也寇盜謂之梗化以其抗逆王化如木之橫塞前流也土宇者境土也境內曰宇內與卷阿之土宇不可異解其曰自西徂東孔棘我圉卽念我土宇之意孔棘我圉者夷狄之侵邊也㦃小階亂夷狄梗化愈久孔棘所以謂至今為

梗也夷狄侵圍則騤牡翩旟汔無休時西征東伐此所以
靡所定處也鎬京在西自鎬京而看之則諸夏皆東也自
西徂東而靡所定處則諸夏皆亂也
詩凡言風皆以小人煽亂檜風之匪風發兮小雅之冬日
烈烈飄風發發四月篇｜何人斯之其爲飄風皆一例也今
焉小人煽禍如風飄發氣勢盛大遇之者噎唈所以謂如
彼遡風也力者勉力也力民者勉力斯民勸使勤穡也
立王謂立而在位之王也立而在位之王而滅之則可知
其非崩死也乃禍亂也指厲王之奔彘也贅疣瘤也病之
外出而露著也天王出奔中夏無主則喪亂斯極禍形彰

露若病之贅瘤而外著此其中國之具贅也荒者歲凶也
韓詩外傳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
四穀不升曰荒此云卒荒卽是也蟊賊痒稼故卒至凶荒
盖具贅則煕應滅立王而爲文卒荒則煕應降蟊賊而爲
文也

韓詩外傳曰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
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盖國雖喪亂猶有餘力之可以扶
顚則必思念上天之眷佑今滅立王而具贅荒則國已亡
矣更無膂力之支扶雖望上天之助已無及矣此其靡有
膂力可以望念穹蒼也臨視曰瞻瞻言百里之言恐是虛字助辭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當與小雅雨無正哀哉不能言匪舌是
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之句參看爲
好蓋小人之能言則縱恣無忌憚君子之訥直見忤則適
足瘁躬我之訥直匪其不能言也胡乃不能俾躬處休顧
爲惴惴然畏禍忌讒乎直以不效喋喋之利口也
民者人也對己之稱非謂下民也貪亂之民謂忍心之人
也寧者寧欲也不堪貪亂反願荼毒卽邶風誰謂荼苦之
語致也荼與毒是二物毒不可以混合於荼也古語每以
荼蓼爲苦以螫爲辛爲毒班孟堅西都賦曰蕩亾秦之毒
螫坊記陳澔註亦以毒爲螫詩於荼毒每雙舉立文邶之

谷風上言荼苦而下言比予于毒周頌之先言辛螫而末
言集蓼則蓼是荼苦而螫是毒也小毖篇此詩之荼毒則兩
舉並用也受其虐者以爲荼毒肆行其虐者豈云荼毒乎
風蓋比小人已見上大風者泰風也爾雅西風謂之泰風而
郭註引此詩曰泰風有隧泰太同而轉變又與大形似
而轉誤也西而泰風則是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之風也四
月篇以比小人暴虐世亂民瘼今此羣小内訌氣勢慘悽
戕敗善類有若秋風之病百卉此之謂泰風也地中道曰
隧風自地出所以謂有隧也地中之隧隱闇風之有隧則
來自隱闇卽是小人之風征以蟲垢也始來自隧而有空

大谷則空谷受風風遂肆大而至於下章之貪人敗類也
空谷又是幽闇則小人之風始終行以幽隱也第六章遡
僾之風至是而得幽闇之隧谷今遂肆發也
韓詩外傳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
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徃
以蟲垢闇行也今文誤作征以中垢蓋徃與征形似而轉
變蟲之首畫有中字而遺落下體也然則中垢本是蟲垢
也蓋其旨義以明扶明然後不陷於險瞽行冥擿則不免
於危機不順義理之人悖道逆行無一點陽明維以昏闇
殆同蟲蠧之穿行塵垢昧昧幽幽惟入之淡此之謂徃以

蟲垢此之謂闇行也誠以塵垢本聚於隱闇而蟲蠹叢穿
行其中也蟲之塵垢不異於風之隧谷也
聽言已見小雅雨無正篇誦言亦見講義予豈不知而作之
作卽旣作爾歌之作也聽從之言卽入耳巽順之言也
巧言之篇曰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以喻讒人之心我皆得
之此詩亦然飛蟲者羽蟲也以比小人之羽翼已成爲梟
爲鴟也爾雖藏影匿情惟君子揣得如弋獲梟鴟也易之
解上六公用射隼獲之亦此義也陰者陰中之也我之作
歌不爲顯斥爾惡只以微諷而獲汝心有若隱暗中之弋
獲此其陰中於汝也反者反酬之也我之諷刺旣獲其心

爾乃反酬之而來加我以赫然之顯怒也陰與赫相案對

之文也

罔極者無止定之常處也見小雅青蠅涼薄也職涼善背者專

主偷薄之習善爲背違也涼曰不可者始以涼薄謂之不

可也此蓋小人庸則違而象則恭姑以外言粧飾也及其

覆用背違則己異於涼曰不可之時徒善讒詈也

雲漢

無辜今人因旱而當此饑饉兼於喪亂故瞻雲漢之昭回

而冀其降監也大東之困賦役亦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同其語致也又雲漢昭回則雨徵邈然亦兼憫旱之意饑

饉。據韓詩外傳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

周之郊祭后稷配天故與上帝並稱之禋祀之義見生民又后稷是田祖故小雅甫田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此蓋禱雨之祭則必先呼后稷也蓋以上帝天也尊也后稷祖也親也遇災禱雨不敢直請於上帝惟先祖后稷導達紹介於上帝庶可弭此旱災所以先呼后稷冀或垂佑也后稷不克謂不克導達紹介於上帝也

此詩云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非尋常禱雨之詞也蓋以厲王崩彘而諸夏淪亂玁狁內侵而鎬

京失守(見六月采芑)生民之喪亡極矣又加以旱災饑饉故曰天降喪亂饑饉荐臻又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良以是也周餘者指厲王奔崩玁狁內侵之禍而言也其曰耗斁下土亦以是也此時而遇此旱國將顛亡民無孑遺矣所以宣王之心焉如霆而曰云我無所大命近止也禱祀之遍舉若是皇皇勢固然也不可以遇災側脩言之也

古者祭以禱之則非先祖及羣神降福弭災也直以先祖及羣神紹介於天而降福弭災也詩凡言以介景福介爾繁祉報以介福是也(詳小明)盤庚曰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又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商頌之

祀湯曰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此其降罰降福皆祖先之導達於天而為之也蓋以人不能直達於天故因鬼神而紹介也社是土神而其祭之也使紹介於天而降年豐也雖名以祭土神其實則因土神而轉達于天故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郊之祭天而配稷明堂之祀上帝而配文王皆所以因祖神而導達也今遍舉郊宮上下諸神而結之以上帝不臨誠以諸神紹介於上帝也

靡有子遺非已然也乃將然之辭言宗周喪亂之餘民其盡劉又加以旱災則餘者更滅將無以子遺矣而天不為

我而遺之云如之何

摧者折之也上帝既不為我而遺餘民矣先祖亦降罰而摧折我也國將顛亡大命以傾所以心之兢業如霆如雷也遯者畏避也遯之卦義遇艮災（初六象云不往何災）而疾厲遯尾惴惴惟欲遯去者也謂天胡使我遇災熏心惴惴有遯去之思耶黽勉者不能永遯之意也欲去而黽勉畏惴此謂畏去也生民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悔者引咎之詞怒則神怒也空無悔怒與庶無罪悔同其詞義則精神在於悔之引咎也恐非神之恨悔也

友紀者朝臣之紀綱也臣之於君有朋友之義假樂云之

綱之紀燕及朋友此即友紀之謂也冢宰庶正者君所以
為朋友而今至鞠瘁疚病渙散無以振張綱紀此謂散無
友紀也趣馬以下則百執事也故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也靡人不周即周爰執事之周也無不周徧執事也無不
能止即匪其止共之止也止者止於所職之位也見補義巧言篇
言皆能供其職事之止居也里者居也云如何里言如何
而得安居也卒章遂云曷惠其寧也誠以王都之避攘扰
不得寧居也喪亂之餘鎬京淪為狄藪宣王避居東都見六
月采芑則播遷之中百度壞廢所以朝臣之綱紀鞠疚至於
百執事鞅掌不暇也若單以饑饉豈至於是哉大命者邦

國與亡之命也蕩詩之大命以傾亦以殷商覆亡而言也友紀既散王都未有寧居而中夏淪喪國勢岌岌乎朝夕又此旱災如此降以饑饉邦命將顛所以再言大命近止也上文之曰鞠疚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蓋朝臣之鞠躬盡瘁而竭力供職也今曰無棄爾成之成即指上文殫竭供職而云爾之成功所以申勉也

崧高

此詩專為讚美申伯為周屛翰也漢谷永上書曰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蓋其忠於王室為世所服故宣王封之於謝以鎮南國也

亹亹者自強不息之義見文王篇申伯之忠勤無已故謂之亹亹也世執其功或說不可廢也大封之禮大事也必使大

臣主之義〔詳講〕當時大臣惟召伯受此重職以定申伯之宅則是職卽召康公之舊職也故美之以世功也蓋爲翰而藩四國申伯之世職而今邑于謝以式南國者王使之纘事也大封而定侯邑召伯之世職而今又定申伯之宅者王使之執功也

式者式廓也範圍匡郭之謂也皇矣之增其式廓商頌之式于九圍是也蓋此南國卽蠻荊之新附而召虎之疆理也封申伯而使殿南服則爲屏爲翰而至于疆理之南海匡郭範圍截然有定所以謂南國是式式是南邦也功者功役也申伯之功謂城謝之功役也

鉤膺者馬之樊纓也見采芑集傳諸侯上公之儀飾也左傳衛

仲叔于奚請曲縣樂軒縣繁纓以朝杜註云繁纓馬飾諸侯之服是也車

馬介圭皆天子之命器以封元侯之典也保者懷保也江

漢之滸是蠻荊之地新菑懷保當務之先如趙尹鐸之晉

陽保障也

宣王之封申伯專為鎮撫南國也蠻荊卽淮夷來威采芑篇而

召虎疆理江漢江漢篇則新附之夷懷綏寧難必才德忠貞

之大人可以鎮之申伯之忠卽採萬邦聞四國之大臣也

以親則王之元舅也以德則文武兼備也往殿南服為周

屏翰非此莫可鄭玄曰以其忠於王室使為侯伯宣王既使召虎疆理江

漢故仍命營築謝邑而封建申伯使主南國之伯蓋以爲屏翰也蠻荊之地鎭撫時急則申伯之就封南國周人之顒望有日矣企俟已久矣故其行其往而猶以爲晩曰今則信邁矣曰今乃誠歸矣所以筆之於詩曰申伯信邁曰謝于誠歸於其行也則曰式遄其行欲其遄往鎭撫也旣入于謝則遂乃咸喜曰汝之南國今乃有良翰矣永釋南顧之憂此卽周邦物情之所同然也不爾則信邁誠歸說不得也

文武是憲卽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之一例文法也言申伯之能文能武是足以爲法也本是忠王室之大臣故採此萬邦

揉者矯揉也矯者正其曲而直之也揉者屈其直而柔之也易大傳曰揉木為耒則柔而屈之者也家語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則揉亦矯枉之義也然則揉一字雙含兩義為直為柔也柔惠且直所以謂揉也蓋其曲直隨宜剛柔適中之意也(惠者順也)風者樂府之聲音也(見國風)詩以弦誦是謂之風吉甫之作卽樂音弦誦之詩而其詩孔碩兼有風之音韻風雅各異而今謂之風以其體裁則雅而音韻則得其中和之風也

烝民

有物者乾元之品物流形也有則者乾元之各正性命乃

見天則也出易之乾大傳象傳人亦物類也旣受之形則性遂賦焉此所謂有物有則也即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也彝即降賦之恒性也秉彝者稟性之謂也懿德乾元之美德爲仁爲善孟子所云性善也好善之心人皆有之以其秉彝之常性也孔子讚此詩曰知道道者率性之謂也此詩全篇讚美仲山甫蓋有以也仲山甫之碩德直諫定置左右以保王躬以諫王失今乃出而徂齊此宣王疎外之也宣王雖有攘玁狁復鎬京之功惟闢晏開而庭燎之刺興焉鰥寡失所而鴻雁之詩作焉按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而不聽又曾武公見王王一立其少子爲

太子仲山甫諫而不聽太子晉之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
宣幽平而貪天禍由是觀之過失許多而仲山甫之屢諫
可知也屢諫不聽今使之城齊則王側之補闕無人仲山
甫之忠直而見疎吉甫之作此詩蓋愛惜仲山甫而諷刺
宣王也

仲山甫卽天眷有周使保天子而為之篤生者則其生也
超拔於烝民之生故民之秉彝而好懿德者凡民之所同
得於天也仲山甫之德則又拔萃於秉彝好懿之類獨能
柔嘉維則也嘉者懿也所謂懿德也則者天則也卽有物
之則也所謂乾元之性命也柔嘉卽性善之德故直合於

天之性命而謂之維則也不但凡民之秉彝好懿也小心翼翼者敬天命而須臾不懈也率性之事也威儀是德之隅故必用力而自勉也

天子是若者順承天子也明命者王言之出綸綍也仲山甫順承天子故使之布明命也

百辟者百官也假樂所云百辟卿士是也呂東萊之云外則總領諸侯非也王命之宣出布外者為政而仲山甫出納王命故賦政于外也即明命之使賦也政布于

外而四方發應以其出納得宜也謂之經營四方則夢藝
矣仲山甫之職盖以冢宰而兼太保仍掌喉舌此不可出
外也○出納王命卽帝舜命龍以出納朕命也陳櫟云審
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如後世批勅審覆之官
此其補君闕之處而非仲山甫莫可掌是職也
肅肅王命卽賞罰之命令所以曰肅肅也將是命者非其
人則賞易借刑易濫也若否者臧否也善惡之謂也明辨
善惡所以進賢退不肖也將肅命明若否此其補君闕之處
而非仲山甫莫能之明哲應於若否而立文辨明邦國之
若否則人多忌之斯為怨府禍囮敗家亡身亦由是矣然

而仲山甫之見事也明故不蹈於危幾知人則哲故自守其正不亂於小人所以能保身也愼賞罰明若否卽王政之本而治亂之所係也仲山甫之夙夜忠貞不懈於此以爲事上之義此不可出外也不吐不茹連上章之義而立文此所以將肅命而明若否也

德者降性之懿德也率性爲難故易大傳言性善之德而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此之謂民鮮擧之也上旣歷言而讚美仲山甫故六章而復起詞頭以言鮮擧之德中結首章之義儀法也圖規畫之也蓋言若有擧是德者我欲儆法而規圖也仲山甫之擧其鮮擧之德者天所保茲天子而

篤生之德也此是元輔碩德左右王躬不可一日離也猶此見疎而出外寧不愛惜裁上既歷言仲山甫補君闕之處故至此而結言袞職之闕重歎非仲山甫莫能補也今而出外云如之何

愛者愛惜也仲山甫之是行也乃自己之所永懷他人之所愛惜也助之之助意含下二句而立詞盖謂補袞闕之才惟仲山甫能之今而出外則雖愛惜而莫能贊助一言於補袞也人莫能助而補袞故曰維仲山甫補之也意實相含文實相連也鮮舉而舉之故曰維舉也莫助而補之故曰維補也鮮舉莫助上下兩截文勢對照大抵以仲山甫之忠直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惟以補君

闕為己任屢諫而見疎出外徂齊則慨君側之無人而汲長孺入禁闥補過拾遺之願悠焉遂違所以永懷也懷者悲傷也懷卷耳云永懷永傷吉甫之詩以慰之者式遄其歸一語也吉甫之意蓋以補闕為急而仲山甫之心亦惟在於遄歸補闕也乃漢書杜欽傳曰仲山甫就封於齊嘆息永懷不忍遠去此則不揣當時事實只以婦孺軟膓妄度大人之心也且仲山甫徂齊者銜命而往城東方也曷嘗就封哉

風者樂府聲音之名也家語以中聲之奏為治安之風見卷首國風清風者清和之風音也以其詩之弦誦得中和之風音全篇無怨傷之言惟以溫柔故曰穆如清風也此以雅體之正則而

兼有瀏亮清和之韻則雅而有風音也

韓奕

韓奕所以諷刺也春秋傳諸侯敵王所愾則獻其功王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為伯今韓侯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是承襲也常禮也依舊典而命為列侯足矣伯而元侯則不當也路車乘馬足矣玄袞赤舄上公之服則不當也榦不庭方所以命為元侯而專征伐也韓侯之受此何功乎全篇稱道惟是車服儀物酒殽蔬蔌專為寵韓侯而榮韓侯毫無元勳宿德可以當此命受此寵者則其所讚美無非譏刺也錫以追貊以伯北國是乃酬報大

勳之典也今曰以先祖受命於禮何當乎蹶父相攸不以令德不以世好只取韓土之樂樂在川澤之饒物産之豐以及其親近無一句言及於謙恭孝友之行肅雝賢淑之儀以讚新歸之女只是蹶父戚里之家韓侯宗姓之臣也宗戚結婚而其車服之盛姪娣之衆誇以爛其盈門則詩人之意不無寓諷於其間其謂之蹶父孔武則其所以爲女相居適爲武夫之寡識此其貶刺也

江漢

方叔北伐玁狁則釆芑之所以作也北伐而蠻荊來威則召虎往而疆理之江漢之所以作也淮夷卽蠻荊也江漢

卽淮夷之地也名虎此行匪征討也乃懷綏來附也旣匪
征討則此行或疑於無事遊行故曰匪安匪遊匪舒也來
求者來此而求所以安輯也來鋪者來此而以王命宣布
也鋪者敷也滔滔者師旅之威武氣勢如水滔滔也來定
蠻夷之新服不可不示之威武也
經營者經理營造其疆域也時靡有爭以其閒征攝犹之
威而自來畏服也匪疚者以淮夷自來畏服則名虎之來
只是徹我疆土而已初非有征討之役病毒其民也匪棘
者匪亟其欲也以武力而急迫之奪其地而爲利者是謂
棘欲也今焉彼自畏服而名虎只以王命疆理之非有武

力以迫之所以謂匪棘也
極者中立而爲四方會歸之極止也疆之理之截然整齊
使之會極歸極來統於王國也疆理淮夷而曰經營四方
式闢四方四方旣平者蓋以當時玁狁入居鎬郊六月詩云整居
焦穫王居播遷東都諸夏淪喪而四方之境土壞亂宣王東
征西討北伐南服仍命名虎經營四方之境土今至于江
漢盡其疆理而始乃四方平定咸入經營則經營之役至
此告成遂乃玁狁旣除而鎬京恢復蠻荊來威而王國來
極所以謂王國庶定也夷狄侵暴之患永除無一人敢與
我爭王心於是載寧也

旬徇相通爾雅云宣徇徧也集傳所以訓旬為徧訓宣為
布也
天子賜寵命謂之祉即洪範皇極錫福之義亦廩俸之謂
祿食之語致小雅六月之吉甫受祉即此類用錫爾祉即
下文之圭瓚也錫山者賜以其封之鎮山也各國皆有鎮
山如魯之鎮山曰泰山見閟宮韓之鎮山曰梁山見韓奕大抵
秬鬯是九錫之賜也錫山土田則又是封爵之典也召虎
非特疆理江漢當宣王恢復之日受命而經營四方自西
自東自北次第經營丨今至於江漢而疆理南海始乃四
方盡入經營經營之役至是告成故王庸錫祉極其寵數

以答殊勳也

文人旣是名虎之先祖見講義則乃名公也釐爾圭瓚則告于文人者告私廟而榮其祖使之受福於先公也錫山土田則于周受命者王之賜封而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名虎之告私廟而受福故曰自名祖命也受福於名祖不自有而歸之天子故拜稽以天子萬年也天子萬年者祝以國祚之永遠也即洛誥萬億年敬天休之意也

雜記曰寢成則考之疏云考之者謂盛餼以落之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名虎旣受圭瓚秬鬯以告名祖仍修成名公之寢廟會賓燕飮以落之宣揚寵命此之謂對揚王休作

召公考也作召公考者以此寵錫之休命作先廟考落之
資也吉甫之歸自鎬而受多祉則燕飲喜樂卽此禮也旣
祝以國祚萬年矣又欲王躬之壽考斯祝以天子萬壽也
考落先廟而必祀于祖以受壽福故歸于天子○上節之自召祖命天子萬年下
節之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兩相照對之一例文法不可以
自召祖命屬於于周受命而成文也且召祖之受命於文
王恐不可云召祖命也自召祖命者自召祖而命以福慶
也
疆理南國之詩而其終曰洽此四國蓋以經營四方之役
至于疆理南國而告厥成功四方於是乎入統也

常武

命之卿士然後為大將故以南仲為將則必命以卿士之爵而其命必於太祖之廟示不敢專也所以謂王命卿士南仲太祖也按白虎通曰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並白虎通文此引祭統以明周王之命南仲以卿士實於太祖乃古禮也講義六月篇以為王命卿士大餞于祖此恐不然仲山甫出祖而吉甫送之則祖齊之行也韓侯出祖而顯父餞之則受命而歸國也此皆燕安之行而有祖餞之禮據白虎通云征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不可論燕安祖餞之禮且師出則受脤于廟宜于社而啓行又不可祖道之祭也雖以祖祭言之行之者出祖而送之者出餞然則南仲之行卿士設令可餞而非可祖也命之於太祖而為卿士故謂之曰赫赫明明以命之也蓋

南仲是大將也皇父是太師而此時次將也大將則總領
在師之紀律而命之以卿爵於太祖也太師皇父亦王親
命之故蒙上文之王命而並稱於南仲總謂之整六師而
脩戎也休父是程邑之伯而此時司馬也司馬則非王親
命故王謂尹氏使之命程伯休父也卿士南仲為大將太
師皇父為次將程伯休父為司馬分任三職也
三事者三卿之事也甘誓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此
以六卿主事而謂之六事也今焉卿士南仲是大將也太
師皇父是次將也程伯休父是司馬也然則軍雖六師而
主之者只三卿之事也故曰三事也誠以甘誓親征也故

備六卿而曰六事之人也此非親征乃命將出師故只三卿而曰三事也○甘誓六卿梅氏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蔡仲默云六卿之卿大抵六軍雖出於六鄉出師之時鄉大夫之必爲其將古未聞之王曰嗟六事之人則六鄉之事何當於師中乎蔡於六事乃云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是又首鼠兩端矣梅說爲長然所謂六卿非一軍各有一卿原是師旅之事分爲六職各任於卿六人故言其人則曰六卿言其職則曰六事也今也三卿分任三事則即大將次將司馬之事也有嚴天子者六月詩之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也謂皆嚴敬於天子之事也王舒保作者以王命而舒徐保安以作行

也絕者繼也師旅威武尚其奮迅若其舒保徐安只可於
偕作而在行時也至其臨陣用武一向繼之以舒保則近
於遊衍故曰匪紹匪遊蓋謂匪長繼其舒保也誠以徐方
繹騷而不靖故以王師而震驚之赫如雷霆於是乎徐方
無不震驚而畏懼也敦屯相通鋪敦為敷屯講義詳矣
命將出征是王師之奮擊故曰王奮厥武也無衣詩乃秦
莊公之承王命以征西戎也而曰王于興師六月詩乃尹
吉甫之承王命以伐玁狁也而曰王于出征今南仲承王
命而伐淮北之夷則亦可不云王奮厥武乎
飛者奮飛也翰者張布兩翼也小宛云翰飛戾天如飛則軍勢之

迅疾也如翰則師陣之張布也濯者著明也集傳於文王有聲篇訓濯爲著明此亦當從前釋也濯征者聲罪致討著明我赫威也

今征淮徐一方而謂之四方旣平蓋宣王身當喪亂諸夏淪亡伐玁狁服蠻荊而四征不庭至於此征而叛亂旣盡剗削四方咸歸服化所以曰四方旣平也

將帥之受命出征故徐方旣同而不有其功歸之天子此其王不親征之明驗也徐方來庭則來庭於天子之朝也以王在京都而言也王曰還歸者王自京都而命還也若其親征在師則王乃振旅而還豈云王曰還歸乎又可見

王未嘗親征也

瞻卬

褒姒尊寵羣小內訌而譖搆亂獄誅戮善人詩之所以作也其曰士民其瘵（士者卿士大夫也）罪罟不收其曰天之降罔人之云亡心之悲矣皆謂禍網之被戮也篇內曰爾曰女皆刺幽王也塡苦也（已見桑柔）孔塡不寧詩人之自謂也（召旻亦然）蓋言旣困苦不寧矣天又降此大厲如下文所云也人之有土田民人者諸邦之君侯也此以無罪而王之聽譖奪有也

鞫人者窮極智辯之人指小人也鞫人忮忒以譖言

而倡始故竟相違背也極者極止之所也止於至善之名也反覆無常故不能有極也

賈三倍即易之巽卦利市三倍也指小人之忮慝漸滋如市利之滋益三倍也蓋彼方忮忒譖訌自謂以不為不極自謂以此未足為慝文飾其非潛長其惡至於倍蓰則衆莫知之而惟君子能識其情狀也君子是識已上則屬於

奄人也下二句則婦人也而自成一段語也

天之刺責者日月告凶山川沸崩也神之不使富者年穀不成山林藪澤之物産匱竭也易之困六三以死為不祥今此蟊賊蟊疾罪罟不收譖忌殺戮此謂不祥下句遂云

人之云亡也舉國並受此禍是空弔之而今不恤愍此不
弔其不祥也不弔之義見補義節南山
介者紿介也詩經所用介字皆然女孌爲厲階以招寇戎此實紿介
戎狄者或說之謂女戎不可少也自外之夷狄則不可謂
爾介狄也爾之女孌是介狄所當斥之今此捨之乃反忌
疾善類此謂維予胥忌也
人之云亡斷然是亂獄滋豐善人枉死也講義有考據矣
曰天之降罔曰心之悲矣實非尋常無善人之語也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小旻之憫時也禍亂之源蓋喻以
泉流也檻泉之正出則其源深長非特側出之氿泉也小雅

大東云有洌氿泉涌而甗沸則其勢又盛矣禍亂之漸流將至淪溺故曰維其濬矣源之所從來濬長則禍之由來者漸而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謂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之義詳見補義正月篇先者祖先也後者子孫也我之當此憂亂不由祖降不由子連專以小人也爾之信聽小人則必忝先而禍及子孫所以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也我先我後皇祖爾後語相對勸也

召旻

昏椓謂當時罪罟遍世濫施虐刑也舜命皐陶曰五刑有服惟明克允呂刑曰乃明于刑之中今蟊賊內訌濫施誅

戮則其刑淫昏也椓是虐刑之椓竅也呂刑云淫為劓刵
椓黥正月篇云天夭是椓是也淫刑逞虐此所謂昏椓也
玷者王病也赤曰瑕黑曰玷玷者點也李巽云黑病白曰玷抑之詩
曰白圭之玷實喻疵病非以缺也不知其玷者莫察其疵
過也塡苦也已見桑柔
池以喻王澤也泉以喻王澤之源也王澤之源君心也君
心為萬化之源也王澤之竭必以自外之民困其猶池水
之竭必自涯瀕化源之竭必以自內之訌潰其猶泉源之
竭必自穴中不云者豈不云也

2.

子[illegible][illegible]